

第九章 石生訪舊續前歡 二女矢心酬厚德

書帶回到門前，將畫藏在衣底下走進書房。生問云：「怎麼去這半日？可曾尋見他們？」書帶將畫付與石生云：「尋見了，是扶芳引我去的。」生接畫云：「兩個姑娘可都在一處？」書帶云：「在一處。柳姑娘問大相公怎麼躲在家裡不出來，我說要等進了場才出門。」生云：「梅姑娘說什麼來？」書帶云：「梅姑娘說有的是話，不好對我說，只教相公場後千萬到他家去走走。這幅畫是兩個姑娘教帶來送相公的。」

生展看，乃《遠雁入塞雲》圖，知其為寄懷之筆，隨即捲好。書帶云：「他家有個老婆子，他們都叫他阿姥，不曉得是什麼人。柳姑娘要教他扮了賣畫的進來看相公。」生駭曰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」書帶云：「我說書房移在後頭，進不來的，回了他了。」生云：「這倒虧你。」石生既得二女贖身之信，滿心歡喜。至晚展畫看，即題詩云：

一從攜手醉芳叢，幾度登樓笑晚風。
雙鳥脫籠飛檻外，孤鴻失侶叫雲中。
卿憑彩筆描深怨，我剔銀燈寫素衷。
明月蘆花何處宿，相思惟有夢相通。

秋場即畢，石生文戰不利，回家且慚且憤。母曰：「功名遲早皆由分定，只要你勵志潛修，何慮飛騰無日！」生懷鬱鬱，終日感歎無言。其母無奈，復令書帶延松、雲二子來相慰勉。生見二友偕至，頓開眉鎖。三人共罄闊懷。抵暮甫別。

次日，石生來訪松濤。閒敘片時，松濤言及二女辭樓一節。生曰：「二兄高義，千載罕睹。」松曰：「他二人時時念及賢弟，可去望望他們。」生曰：「中懷正渴，正欲一見。」松即引生至二女家。

阿姥在門首看見，馳報二女曰：「松相公同一個少年來了，不要就是你們說的石三郎？」言未畢，生與松濤已到面前。二女忽見生來，喜的似一輪明月從空墮入懷中，三尺金鱗破浪躍來網裡，雙雙拜謝出樓之德。石生連忙扶住。松曰：「這一拜你該受的。」生曰：「說那裡話，志立自二姊，義成於二兄，不才何與之有？」松曰：「非也！帆能運舟，使帆者在風；藥能療疾，用藥者在醫；酒能合歡，釀酒者在麴蘖。我與籠碧，帆耳，藥耳，酒耳！吾弟之德，風也，醫也，麴蘖也。」生曰：「兄言過當，令人惶悚！」梅曰：「三君之德皆不可忘，何容軒輊！」

松濤坐久，呼茶不得，索酒又無，笑曰：「你姊妹真真窮到一個錐也無了！」時松濤斷弦未續。柳應曰：「強似你家無立錐之地。」皆大笑。

二女曰：「姊妹自離滄海，如白骨再肉。感君之德，心可得銘，口不可得而言，不知今世裡怎生圖報？」生曰：「自端陽別後，寢食在念。迨聞二卿已出平康，方寸中才覺稍慰。」生見二女眉月慵描，鬢雲亂挽；荊釵縞袂非復舊時豔冶；又見室內香埃撲帳，蛛網縈簾，心甚惆悵。因曰：「你二人昔為道旁之花，今作風中之絮，如此瑩瑩無倚，何以自給？」二女曰：「閒來寫幅丹青賣。」生曰：「前蒙惠我妙染，神溢毫端，意在言表，捲而秘之帳中。但如此苦度晨昏究非長策，畢竟作何處置？」二女低頭含歎。

柳見阿姥在側，乃呼：「阿姥，去取茶來。」阿姥回身。生執二女之手曰：「有甚衷腸，何妨略吐？」梅曰：「妾輩自知命薄，幸脫樊籠，此後餘年皆君再造。每念如君世不常有，倘再適非人，何異出污泥而坐塗炭！寧甘抱此微志，淒寂終身，不復再生他念！」石生愀然，閉目搖首曰：「二姊姊才出歧路，不要又差了念頭！」柳曰：「不差，還有一條路兒：一串牟尼，半肩鶴鬣，做個蓮花座下人，也庶幾不負知己。」

生聽二女言辭如出一口，想起當日論癡院鴛兒來叫「姊夫」，三人戲謔，二女有同抱衾禡之語，心知其意。半晌，低頭自忖，復搖首曰：「我誤二姊，還是二姊自誤？迢迢歲月，非旦夕比，不如及早各尋歸著，完了一生心事。」梅歎曰：「石三郎，世間不少茶販子，我二人斷不肯到潯陽江上撥琵琶，討白司馬墮淚！」石生默然。

少頃，阿姥持茶出。松濤先時躲一刻，今至見茶，指向生曰：「此雲芽雪乳，藏待嘉賓，不意疏慵又得陪飲。」生含笑。松問阿姥曰：「這茶是你煮的麼？」阿姥曰：「是我煮的。」松曰：「樵青雖老，風味猶存。」阿姥曰：「聞知相公是個酒仙，怎知茶味？」松曰：「古有茶癖，不喜飲而喜看。我之於茶，頗有是病。」生笑曰：「諺云：『看飯餓死。』看茶的豈不要渴死？」松戲生曰：「眼面前有的是飯，你看了餓也不餓？」阿姥笑云：「這位相公倒會說笑話。」生指阿姥云：「此嫗老而有致，是你二人天生伴當。」梅曰：「賴他相倚，稍破岑寂。」

松見二女臉帶愁容，默默無語，暗自懷疑。及別出門，執手叩其故，生不答。松詰之，生揮手曰：「但去莫復問！」